

东岸—服事线

第一篇

小排聚会的重要性

读经：徒二1~4、38、41、46~47

壹 在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就带领头一班基督徒，开始有两面的聚会——大聚会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举行，小聚会是在家里举行——徒二46：

一 召会在五旬节那天出现了。按照行传二章四十六节，新得救的信徒立刻开始在他们家中聚会。

1 在四十六节，原文“挨家挨户”一辞的意思是信徒以家为聚集的地方，以家为他们聚会的基本单位。

2 这含示，哪里有信徒的家，哪里就有聚会；家的数目就是信徒聚会的数目。

二 新约也告诉我们，除了在家中有排聚集之外，全召会也该聚在一处——林前十四23。

三 这两种聚会——在家中的排聚集，以及全召会聚在一处的聚会——就像飞机的两只翅膀。飞机只在一边有翅膀就不能飞。

四 头一批基督徒聚会的方式是圣灵的发明——徒二1~4、38：

1 那一百二十人在经纶一面被圣灵所充满，毫无疑问的，那三千悔改的新人也被圣灵充满，所以，他们那一天不论作什么，都是圣灵起的头——1~4、38节。

2 我们必须看见，当初由圣灵创始并由神所命定的路，乃是以两种方式聚会，一是会众聚集，一是家中聚会，而且不是在挑选的家中，乃是在所有的家中——46节。

3 家中聚会乃是聚会最高的路、超特的路，至终也是独特的路。

贰 我们从圣经和历史的记载，就看见基督徒聚会的方式在走下坡路；到第一世纪末尾，第二世纪初期，就落到不注意小聚会，而注意大聚会的光景中：

一 等到大聚会兴盛得势以后，就不得不有神学生的产生，因为若没有神学生，就无人能讲道，不能公开讲道，就无法维持一个大聚会；这些都是适合人天然的作法，也是适合组织的作法。从此大聚会取代了小聚会，而逐渐形成今日基督教圣品阶级的光景——启二6、15。

二 路德马丁（Martin Luther）改教时，并没有摸到这个问题；他仅仅看见真理的一方面；路德以后，约过了两世纪，到新生铎夫（N.L. Zinzendorf）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（Moravian Brethren）时，就摸到召会聚会的问题；可是他们还没有看见家庭小聚会的重要性；又过了一个世纪，就是到了前一个世纪，弟兄们在英国被主兴起来；然而，他们的聚会大半是在他们的聚会处。

三 当主在中国兴起众召会时，对家庭聚会我们在开头时看得见还不够多；等我们到了台湾，就更进一步了；我们不光在每一区里有会所，在会所之下也有小排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把排放到家里去；即使这种排的聚集，过了不到十年，也都走下坡，直到没有小排为止。

两面的聚会

这一次主带领我们有几次每周的特别聚会；我灵里很跳跃，尤其看见你们青年人我更是喜乐。从去年十月间我们在台湾重新受主带领，来看基督徒该如何聚会。那时我们把新约圣经里所有关乎聚会的章节，重新再研讨一次，主给我们看见，在神新约经纶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在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就带领一班基督徒，就是那些在五旬节的时候新得救的人，开始有两面的聚会。一面是大聚会，另一面可说是在家里的小聚会，大聚会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举行，小聚会是信徒挨家挨户举行。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，信徒们有大聚会，也挨家挨户聚集，不越过一户，也不漏掉一家。

大聚会与小聚会

大聚会严格说来并不容易作，因为不是个个人都有恩赐，有属灵的度量，能带领大聚会。我们知道在五旬节时，带头的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但认真说，只有彼得带大聚会。可是在家庭小聚会里，就不需要属灵大汉。大聚会用比喻来说，就像办大筵席一样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作，而家庭小聚会就像家常便饭，人人都能作，比较容易。

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大聚会反而容易作，只要有属灵大汉就可以办到。但小聚会却不是这么容易，因为自己一个人烧焦了也可以吃，煮生了也可以吃，但要别人随着一同吃，就像吃药一样为难。大筵席请个大厨再加上几个助手，就能作出好吃的菜肴，但要每一家都作得那么好吃就不太容易。

从历史看小聚会

五旬节开始时，有大聚会也有小聚会，并且是家家聚会，这是神的创举。神的创举是完备的，不必改进的，但一摆在人手中，就落下去、就退步了。我们从圣经和历史的记载，就看见基督徒聚会的方式在走下坡路。使徒行传里可说是一个属灵的创举，是由圣灵开始的，有大聚会也有小聚会，标准是高的，可是慢慢地就落下去。到第一世纪末尾，第二世纪初期，就落到不注意小聚会，而注意大聚会的光景中。

等到大聚会兴盛得势以后，就不得不有神学生的产生，因为若没有神学生，就无人能讲道；不能公开讲道，就无法维持一个大聚会，因此就产生许多神学生、传道人。这些都是适合人天然的作法，也是适合组织的作法。从此大聚会取代了小聚会，而逐渐形成今日基督教圣品阶级的光景。

路德马丁（Martin Luther）改教时，并没有摸到这个问题，他仅仅看见真理的一方面。路德以后，约过了两世纪，到新生铎夫（N.L. Zinzendorf）时，就摸到召会聚会的问题，那也可以说是在主恢复中，召会生活恢复的开始。可是他们还没有看见家庭小聚会的重要性。又过了一个世纪，就是到了前一个世纪，弟兄们在英国被主兴起来，他们在召会恢复的实行上比新生铎夫更为进步。但你若读弟兄会的历史和他们的著作，也不容易读出来，他们曾注重挨家挨户地聚会。他们的聚会大半是在他们的聚会处。

直到六十年前，主把我们在中国兴起来。对家庭聚会我们在开头时看见得还不够多，乃是经过多年，才逐渐看见其重要性。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，实行得并不多。上海召会是在一九三四年才开始分两家聚会。虽然名称好像很接近家庭聚会，事实上这两家是在上海的两个区，一个在沪西，一个在闸北。从沪西第一家到闸北第二家，要坐一个钟头电车才能到达。那时我们每隔一个周六轮流在两处聚会，但这不能算是家庭聚会，只是两区里的会所而已，并不是在家中聚会。

等我们到了台湾，就更进一步了。我们不光在每一区里有会所，在会所之下也有小排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把排放到家里去。有的排开头的时候虽然在家里，慢慢地也从家里搬到学校，或者其他比较大的地方，并没有认真实行家的聚会。即使这种排的聚集，过了不到十年，也都走下坡，到了去年十月间，就没有小排聚会了。